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一百十六回 牽羊擔酒太守犒師 折將損兵逆賊請罪

話說南帶府見合城紳士率同居民，殺牛牽馬，擔酒牽羊，預備出城勞師，南帳府也就備了許多犒賞之物，即于次日約同參將趙德威、守備孫理文，率領紳士居民齊出城來，前往徐鳴皋營中犒賞三軍，兼謝徐鳴皋等援救之力。當有差官報進營去，徐鳴皋便與一枝梅親迎出來。南帶府郭慶昌等眾一見徐鳴皋、一枝梅二人親迎出來，趕即下馬迎上，拱手稱謝道：“徐將軍、慕容將軍請了，敝城危在旦夕，幸蒙將軍馳救，得以保全，合郡生靈，幸免塗炭。今者聊具不腆，率領合郡紳士，前來犒賞三軍，並竭誠趨謝保救之德，尚求笑納勿卻為幸。”徐鳴皋、一枝梅二人一面謙讓，一面向後面一望，只見扶老攜幼，牽羊擔酒，手執瓣香，歡呼笑道：“我等合城百姓，若非將軍等親領大兵前來，殺退逆賊，我等生靈不免塗炭了。現在合城生靈性命得以保全無恙，皆將軍等所賜。茲特各竭微忱，聊具薄物，為將軍壽，並兼犒勞王師。幸求將軍俯念愚誠，賞賜收納，轉給各軍，用慰勞苦于萬一。”說罷，大家又齊跪下去，稱謝不已。徐鳴皋、一枝梅便與百姓還禮已畢，即命各兵將所有犒勞之物全行收下，又再三答謝。南帳府見收下犒賞禮物，即命眾人回城。眾百姓答應，隨即歡呼而去。徐鳴皋、一枝梅這纔將南帶府郭慶昌、參將趙德威、守備孫理文讓進大帳，彼此又行了禮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南帳府復又謝道：“某等久仰威名，如雷貫耳。當逆賊宸濠舉兵之時，某即馳書于鄰省告急，遲之又久，並未見有一兵一卒到來。某等正在憂慮，深恐此城不保，及聞王元帥已奉旨就近征討，某等即私相喜道，以為宸濠雖據有南昌，究竟兵力不足，雖曾派令各賊將分往鄰境各府州縣攻取城池，某料他一聞王元帥有就近征討之權，又兼諸位將軍神勇，大兵所指，戰無不克，他必然膽寒，不敢分兵外出。那裏知道他已派令鄴天慶前來攻取南帶。某等見賊將臨城，毫無計策，雖雲兵來將當，其如兵力素薄，萬難與之抗衡。所幸民心尚固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惟有‘守’之一字，尚可勉力而行。于是與合郡人民相約：閉關自守，以待救兵前來。不料鄴天慶竭力攻打，相持已逾半月，而兵民登陴死守，勞瘁不堪。再逾十日，救兵不到，真有岌岌可危之勢。

正深憂慮，盼望彌殷，乃得將軍馳救前來，某等已喜出望外。又復一戰而勝，殺退賊兵，保我城池，傷彼兵卒，非將軍神勇素著，智謀兼人，何能救斯民于水火之中，保此城有完全之績？今者萬民完聚，各保身家，合郡安然，斯城無恙，非特國家之幸，抑亦萬姓生靈之福也。”徐鳴皋讓道：“太守說那裏話來！某等一介武夫，毫無知識，幸而戰勝，殺退賊兵，此皆某等分內之事，敢蒙掛齒稱道？而況此城保全，皆太守之策，參戎之力。

設平日不能深得民心，一旦賊兵忽至，閉關自守，必致萬姓居民爭相遷徙。一經騷動，便疑草木皆兵，雖太守禁止之不逞，何能全力合作？是可知太守平時德政勿衰，人人已深，雖至兵臨城下，猶能眾志成城，處倉猝而不驚，臨大難而不懼，非有賢太守，又何堪克保斯城麼？某等真是佩服之至，欽仰之至。今者又蒙犒勞，雖皆出于萬姓至誠，然某等何德何能，敢蒙厚賜！而又不敢有負良意，只好且代所部兵卒為之道謝了。”

郭慶昌又謙遜了一回。徐鳴皋、一枝梅當命差官將所有犒勞各物，悉數分派士卒，俾各兵咸沾德惠，並准其大飲三日。差官答應，當即前去，按名分賞已畢。是日合營便大吹大擂，歡呼暢飲起來。一連三日，皆是如此。果然營規齊肅，軍令森嚴。三日之後，又皆肅靜無嘩，各守軍令。徐鳴皋與一枝梅又親往城中，參將趙德威、守備孫理文畜在營中筵宴，是日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徐鳴皋也就將南帶府郭慶昌謝步；南帳府等也就大排筵宴，畛徐鳴皋、一枝梅二人在署宴飲。到了第四日，徐鳴皋便傳出令來，次日一齊拔隊，前往南昌。乃至拔隊這日，南帳府暨合郡官紳士庶，又親送官軍至十里之外，然後回城。徐鳴皋等督隊星夜趕，往南昌進發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鄴天慶率領敗殘兵卒回至南昌，當即進入王府，先與宸濠請罪。定濠見他敗得如此而回，便問明一切。鄴天慶就將如何攻城，南帶堅守太嚴，攻打不下，後來徐鳴皋如何帶兵前去援救，如何對敵，如何張爾銑設策劫寨，如何誤中詭計，張爾銑如何中變，如何將張爾銑刺死，前後細細說了一遍。宸濠聞言，也不免大怒道：“孤令你前去，原為你素來勇猛，必能不負孤意；乃竟不自審察，聽信張爾銑之言，雖張爾銑死有余軸，爾又有何面目前來見我？”喝令推出斬首。當有軍師李自然說道：“兀歲且請息怒，臣有一言，求兀歲容納。鄴天慶大敗而回，本當斬首，然勝負乃兵家常事，不可因此一敗，便喪一員猛將。而況鄴天慶雖難辭咎，在臣看來情尚可原；若非張爾銑獻計，陳如謀決策，鄴天慶似不致大敗如此。今張爾銑、陳如謀已死，亦復死不足惜。所幸王守仁大兵現尚未到，徐鳴皋、一枝梅已將南帶保救下來，必然即日拔隊趕到此，以為王守仁之兵現已馳抵，他便好合兵一處，合力進攻，且臣料徐鳴皋等，必然問道前來。南帳守城各官見徐鳴皋、一枝梅大獲全勝，我兵大敗而回，必料我等業已喪膽。且料王守仁已到此處，然兵力甚單，斷不敢再分兵前往報復，南帶必然毫無防備。臣卻有一計，乘王守仁大兵未到，南帳無備之時，急急再撥三兀人馬，仍使鄴天慶倍道而馳，星夜從大路火速向南帳進發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克日襲取南帶，將功贖罪。若再不能取勝，二罪並罰，按軍法從事，罪不容誅。”

鄴天慶跪在下面，聽李自然這番話，當下磕頭說道：“兀歲若俯如李軍師所請，再撥精銳三兀，使臣星夜馳往襲取南帳，若再不能取勝，佔得該城，臣即提頭來見，尚求兀歲恩准。”宸濠見說，因道：“姑念軍師苦苦說情，免汝初犯。今再付你三兀精銳，趕趕前去。若再不將南帶攻取，汝亦不必前來見孤，汝便自尋死地便了。”鄴天慶見宸濠已允，當即叩頭謝恩退出。隨即挑選三兀精銳，次日即帶領所部，拔隊起程，星夜復向南帶進發。

鄴天慶去後三日，即有探馬報道：“王守仁親統大兵十萬，隨帶猛將多員，現已離南昌九十里了。”當有差官稟報進去，宸濠即命再去探聽。不到半日，又有探馬來報：“徐鳴皋、一枝梅分領精銳三兀，由南帶問道星夜趕趕到此，已離城八十里了。”差官又報進去。宸濠聞報，當與李自然道：“大兵臨境，孤所有大將均尚未回，一至兵臨城下，如何抵敵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兀歲勿憂，可就近差人一面飛往進賢，將雷大春調回，以拒敵軍；一面差人飛調鄴天慶，傷令暫緩進攻南帶，即日改從問道星夜馳回，聽候調用。”宸濠只得依允，當即差人飛馬分頭調往去訖。忽又有探馬報道：“王守仁所統大兵，現已離城三十里下寨，請旨定奪。”欲知宸濠如何抵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